



去年7月12日，逸华曾约我一同到高雄探望余光中先生。这次高雄之行，在到余先生家前，逸华先领我去看了高雄文化中心附近的一家“左弯”旧书店。他显然是老顾客，入门，老板就热络非常，还将逸华可能要买的书都准备了一叠，我这门外汉就只能站在边上学习。他们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闽南语，闽南语我不谙，仔细听，倒能猜得四五分。老板拿了一本大林出版的书，说这版本很好，可惜是盗版。“大林”“盗版”或许这已是书林中人人皆知的事，然我竟是初闻。

逸华见我如此讶异，他向我解释，在文星出版社闭后，仙人掌出版社便应运而生。其创办人，起初雄心壮志，除了一般

书本之外，还想效法文星书店同时发行杂志的出版规划，但后来因经营不善而关门大吉。更由于财务关系，部分书籍卖给了大林出版社。可是无论是文星或是仙人掌结束营业

“功不唐捐，有为必成”

——忆余光中先生

叶国威

后，书籍版权应回到作者本身，然却未经作者同意而转让给另一个出版社，因此产生了版权归属不清的模糊地带，于是出现作者及出版社均认为自己是版权拥有者的情形，尔后出版社一出手，很多人就认为是盗版书。所以有许多作家都不愿在大林版上签名。

在闲聊间，我在书架上翻出学生书局出版余光中先生译的《英美现代诗选》，书店老板说这本书在书架上许久了，没有人

淋浴器接口漏气了

史美龙

近日，燃气公司上门检查燃气设备使用情况，工作人员查到家里淋浴器接口处有漏气现象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打电话叫售后服务上门修理。小伙子来了，二话没说，就动手将淋浴器接口重新安装一下。

我问小伙子，淋浴器才使用两年多，接口都是崭新的，为什么会出现漏气现象？小伙子不假思索地说，现在用于封口的胶带使用两三年就老化掉了。我又问，以前的淋浴器用了10多年，为什么没出现过漏气现象。小伙子直言不讳，那是用了胶水封住，现在省略了，现在也保不准两年后会不会漏气。

此事越想越是后怕，要是一年的例行检查过了，过几天接口就开始泄漏，慢慢的越漏越多，岂不成了安全隐患？！

淋浴器燃气接口安装暴露出来的问题，想想起码有三方面的责任。一是直接安装的工作人员，他有责任有义务向主管部门汇报这种情况，使用安全可靠的材料。二是产品生产和销售单位，有责任有义务完善安装的技术要求。三是燃气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对技术要求进行监督，一旦发现问题，应该及时向生产单位通报。

天寒地冻，希望这个情况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。



奥伯斯多夫，是德国最南端的一个小镇，与奥地利接壤。小镇被阿尔卑斯山包围，森林茂密，层峦叠嶂。冬天这里是滑雪胜地，从德国山顶往下滑，滑到另一面的山脚时，就身处奥地利了。到了夏季，德国人热衷于带上登山装备，来这里野营爬山。小镇周围的山间步行小路，弯弯曲曲有二百多公里，为徒步者提供了天然的良好条件。

我们这次登上了奥伯斯多夫的最高峰，还是借助缆车送到半山腰的中转站，然后慢慢向顶峰靠近。

登高远望

李京南

色遮阳伞下，吃了一份热食和饮料，然后慢慢下山。当然，回到小镇总还要兜一圈。小镇清静整洁，都是二三层高的德式建筑，看上去是民居，大多墙面上装有可供住宿的招牌，可见这旅游小镇，是个既能度假又能给运动者舒展身心的地方。

七夕会

夜光杯

节前，到老家去了一次。堂兄讲到，村庄要动迁了，原因是要修高铁，正巧穿过村庄。听到这消息，我心里不免一阵惆怅……国家建设理应支持，然而那一份乡愁实在难以割舍。

行将消失的村庄，那是我的故乡。虽然离开几十年了，对于童年时光的记忆是永远抹不掉的。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村，纵横的稻田，清清的河流，平房、竹林、小桥、打谷场……组成的自然村，共有38户人家，老人们说，这个村的历史已有百年之久。几代人传承下来的民风淳朴，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蔚然成风。还是在我牙牙学语之时，母亲就开始教我学习叫人，遇到父母的上一辈要叫阿公、阿婆；与父母同辈，比父母年纪大的叫伯伯、伯母，年龄小的叫叔叔、婶妈；与自己年纪相仿，大的叫阿哥阿姐，小的则是阿弟阿妹。小时候，跑进跑出，随处都可听到亲切的招呼声，大家都会主动问候，俨然像一个大家庭，至今难忘那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。

曾记得家父带我进城生活，母亲和阿妹在乡下居住。由于祖上传下的北厢房年久失修，实在没办法住，村上志方公公主动腾出两间房屋给我母亲和妹妹居住。不收租

来的书，都已签了名。唯有《诗人与驴》是例外，因为该书是盗版，排印及校对都草率……我另附赠你我的诗选韩文版，因书末所附为我一百首诗之原文，可以参考。祝你新岁大吉。”

买旧书买到盗版还沾沾自喜，更丢人的是还拿去给作者签名，这绝对不够专业。不过因此能赚得余先生的一封信，丢人似乎也相当值得，因为余先生自己说过，他是一个极其怕回信的人。

记得昔年初访余先生时，因同窗好友张辉诚兄拿出一方画仙板请余先生写几句话给我留念，余先生便写下“功不唐捐，有为必成”给我，说：“胡适说过：‘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，成功不必在我，而功力必不唐捐。’我曾精要成这八个字，与你共勉。”这一方墨宝，至今都放在家中客厅显眼处，务必时刻警惕自己，不负先生期许。

然而今后，想再得到余先生的一字片羽也都不可能了！

去年12月13日的夜里，幼珊姐在电话中的语意间能听出几分余先生的病况并不乐观，她吩咐暂不宜对外张扬。没想到隔天14日的早上10点4分，余先生便离我们而去。

诗坛失祭酒，“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”，已成绝响，但永远令我们缅怀。



最近看了一部好电影——《别跟山过不去》。英文原名叫 A Walk in the Woods，中文译名真是精准，比原名更加传神，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对爬山的电影本来是不存什么厚望的，以为只是一般的励志片，历经艰难，完成旅程，会有什么惊喜。没想到这部片不同凡响，倒真是充满惊喜的内容，因它是一部喜剧，让两个老头子爬山的故事处处都是笑料。

电影有两名男主角，其中之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有名的帅哥俊男明星罗拔烈福（即《俏郎君》的男主角）。我看预告片的时候，看到当年那么英俊的一张脸，怎么变得满脸都是皱纹，苍老不堪惨不忍睹。本来有点不忍心，最后还是看了。

好在坚持看了，否则错过了一部好电影。它是根据一部畅销小说改编的——好的电影一般都有原著作为蓝本。一名旅游作家十年写不出作品，因而颓唐，百无聊赖之下，兴起了去爬美东最长的山径——3500公里的阿帕拉契的念头。

另外一名老头是个老嬉皮，一生放浪不羁，也一事无成。两个老友分开几十年后一起行山毅行，处境不同，心态更不一，许多矛盾，碰撞出很多笑料。这些笑话使本来枯燥沉闷的爬山变得生气盎然，充满笑声。

结尾的神来之笔是他们最终放弃了余下的路程。因为爬了两个月什么都经历过了，挑战了自己，获得了难得的人生体验，他们坦然接受了现实，回到了生活的轨道。



乡里乡亲

诸春初

金，一住就是三年，直到父亲在城里租到房子才搬了出来，老母亲至今还常常讲起往事，说困难时受到乡亲们照顾，不能忘记的。还说了许多在日常劳动、生活中乡亲们给予帮助的故事……

父亲是第一个从村里到县城工作的农民，也许是祖祖辈辈农民家庭，对乡亲们总是怀有特殊的感情。看病、办事，乡亲们很愿意找父亲，因为那时乡亲们在城里没有熟人。其实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但对于乡亲们的难处，他总是有求必应，陪着去看病，领着去办事，父亲在家乡是出了名的“热心人”，熟悉的如此，邻村不熟悉的也找上门来，父亲总是热情不减。那个时代，交通十分不便，乡亲们进城装肥料，采购物资都要摇船，要在城里住宿一晚，家中就成了“临时旅馆”，父亲总是留饭留宿，乡亲们也不拘束，自己带来的铺盖往地上一铺，简简单单，安然入睡。这种景象三天两头发生，乡下来客很多，隔壁邻居常常羡慕地说，“老诸家的亲戚真多！”

乡里乡亲，难免碰到一些矛盾

的事，但在我的家乡，大家都会礼让三分，及时了结。甚至遇到十分难堪的囧事，也会顺利化解。五年前，我的伯母因病去世，按照风俗，去世后三天内要火化，偏偏这天逢隔壁五弟家嫁女之大喜，良辰吉日早已定下，一红一白都在当天，已没法更改，如此尴尬之事如何是好？双方协商好后，竟然平稳处置。这天，先办喜事，新娘子比往常早一个时辰出嫁，出门之时，办丧事的伯父家暂停哭声、唢呐声，待新婚队伍远离后，才开始出殡仪式。傍晚，两家客人都在场地上聚餐，那边办喜事的都很自觉，不大声喧哗，也不张扬，这边办丧事的也很安静。一红一白，两件大事在同一场合、同一时间就这样稳稳当当地办妥了。有人称赞说，这是乡亲们的智慧，我却认为这是乡亲们的情份。

数年前，因为修筑高速公路，将村庄一分为二，住在南头的13户人家早已动迁，安置在镇上的农民新村。虽然离开故土，但一遇大事，乡亲们自然会聚集在一起。如今，剩下的25户人家也将别离，他们还会这样吗？我想会的，虽然村庄不复存在，但乡里乡亲的情还在，心自然会连在一起。



最长的英语单词

曾泰元

我在东吴大学英文系开授一门本科生的“英语词源学”，从词源的视角切入，系统性地介绍拉丁文的词根及其派生的英语单词。

有一回进行到了 nihil（虚无）这个词根，部分同学两眼无神，甚至昏昏欲睡，似已进入虚无状态。我想活络课堂气氛，便灵机一动，掏出了一个内含 nihil、最长的英语单词之一（29个字母）：floccinaucinihilipilification（轻蔑）。

这个单词堆砌了4个表“细碎虚无”的拉丁文词语，由 flocci（毛絮）领军，nauci（琐碎）、nihili（虚无）、pili（毛发）依序在后，名词后缀 fication 压阵，用以表示“视之如粪土”的鄙夷之意。

同学见状，两眼无神的突然发亮，昏昏欲睡的仿佛打了鸡血，顿时大家都醒了过来，奋笔疾书。我流畅地念出这29个字母的单词，同学更是惊讶地张口互看。我看不可失，再接再厉，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个最长的单词之一，有28个字母：antidisestablishmentarianism（反政教分离）。我黑板还没写完，转头一看，发现他们惊魂未定。板书写毕，同学在我抑扬顿挫之声中竟面面相觑。

我解释道，追根究底，这个单词的词根虽是 stable（稳固），但容易立即辨识的成分其实是 establish（建立）。加上名词后缀 ment 的 establishment 这里是代表当权派稳定力量的“现存社会体制”或“国家权力结构”，在英国特指“英国国教会”。前加表“剥夺”的前缀 dis，构成的新词 disestablishment 就是“让英国国教会与国家脱钩”的“政教分离”。前面冠上 anti（反对），后面再附以形容词后缀 arian 和名词后缀 ism（信念），最后整个单词的概念就是“反对（anti）剥夺（dis）英国国教会官方地位（establishment）的（arian）信念（ism）”，亦即“反政教分离”。

词根和词缀此起彼伏落地接合，词义也随之转变，同学在我的行云流水中豁然开朗，点头称是。

在这门专业选修课上，同学居然展现了不寻常的学习热忱，于是我打铁趁热，再加一码。

我转手把一大面的黑板擦掉，再度拿起粉笔，停了半晌，静静地从左边写下了第一个字母 p，逐步向右。过了一半，我隐约听到同学窃窃私语，再向右，就是此起彼伏的惊呼声了。

这是个收录于已出版的英语词典、迄今为止最长的单词，共有45个字母：pneumonoultramicroscopic-silicovolcanokoniosis（硅肺病），是个专业的罕见词。我不疾不徐一口气念完，仿佛经历了一整个句子，台下居然静得出奇。

我说，事实上这个英语第一长词只是个为长而长的浮夸字眼，可拆解为7个主要的成分：pneumono（肺）、ultra（超）、microscopic（极微小的）、silico（硅）、volcano（火山）、coni（灰）、osis（疾病），是一种“因肺部吸入超细含硅火山灰的病变”。

我瞅了同学一眼，他们似乎惊魂未定。我说，放心，这些都不考！他们紧绷的神情，才逐渐缓和了下来。

